



動力

Momentum
STEMI's QUARTERLY BULLETIN
唐崇榮國際佈道團
www.stemi.org
北美版
2008冬季

聖誕節的真正意義

神在人間

當基督徒把他們的聲音向上帝唱，從內心的深處為感恩而唱，他們知道唱什麼的時候，那你心靈受到的震撼就不是在夜總會、娛樂圈、電視台那些歌星可以相比的。為什麼呢？因為屬靈的詩歌，信仰的表達，對神的感悟產生的頌讚，絕對不是音樂學院，技巧的教導所能代替的事情。這是心靈深處，只有這種信仰，只有這種靈性，這種經歷，只有這種心靈的感受，才能產生這樣的作品。共產黨的歌很有精神，除了喊打喊殺以外，沒有什麼特別的實質。有許多的宗教裡面給你心靈的平靜，但是沒有那真正的盼望，真正的動力，和真正對神最偉大崇高的創造、救贖、啟示的大工，因感受，感悟感恩而產生的頌讚。所以這些是很大的事情，感謝上帝！

現在我們要進到聖經所提到的一句，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文化，所有的哲學，所有的教育，所有的文藝沒有提到的一句話，就是「**道成肉身**」。誰是這個道？祂到底為什麼成了肉身？「道成肉身」真正的意義到底是什麼？「道成肉身」，我把它簡化，用最清楚的詞句把它表達出來，就是今天的主題 ---- 「**神在人間**」。你說「神在人間，在哪裡啊？我怎麼看見祂？祂如果在人間，祂用什麼形像告訴我？祂用怎麼樣的樣式顯明祂自己？」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節，「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

有比這個更清楚的詞句，有比這個更簡潔的宣告嗎？你看，沒有一本宗教的書曾經講到這樣刻骨，這樣直接的話語。「太初有道」，這裡不用「起初」，這樣精確，這樣精細，這樣精準地，把真正的意義毫無偏差的用最可能的文字把它顯現出來。

「**道**」這個字是希臘哲學早就提過，但是模糊於其中的意義的，這個字的希臘叫作 Logos。

Logos 在誰的思想裡面用過呢？有兩派的哲學家。第一派就是「變動哲學」。「變動哲學」跟中國《易經》的「易」，有不約而同的那個意義在裡面，就是「萬有在變化的法則中間，唯一不變的，就是一切都在變」的這種觀念中間。這個變化哲學，或者在「易」的時態中間，真正最原先的思考者，是主前五百多年一個名叫赫拉克利圖斯 (Heraclitus, 544-484 B.C.) 的人，赫拉克利圖斯這個人，主張一切的一切都在變化，而唯一不變的就是變的本體。這個「變」是一個不變的實質，所以你看一切東西都在改變。那這個「都在改變，永遠不斷的改變，無止息的改變，沒有停止的改變」，這就是一個不能變的，因為它本身在變。所以他把這個變幻無常，卻永遠是倫常的這個字，用一個字表達，叫作 Logos。Logos 是不易之易，是本身不變卻產生世界一切變化最基本的那個原則。所以這個變化的道，變化的原則，就叫作 Logos。他說 Logos 像什麼？像火一樣的。所以你看見有火把正在燃燒的時候，你就用照相機把它拍出來，結果你拍了幾萬張照片，你

▼ 2008年5月在台北佈道大會





發現那個火把根本不動在那裡，但是你拍出來的火燄是沒有一張相同的。這樣，不變而在變，變動中間的不變，這是一個絕對性的真理。所以絕對中間隱藏著變化的不變定律。這個跟《易經》裡面八八六十四卦，一切的一切從一種原則變化出來，變成無窮現象的表達，有差不多雷同的意思在裡面。

那麼，這個字既然在赫拉克利圖斯用過了，希臘人就以為這個叫作「道」。「道」是什麼？「我明白道理。」明白什麼道理呢？「原來世界一切都在改變，從古至今是不變的，因為不變的道理，就是什麼都會變。」

後來到了另外一個思想出來的時候，叫作斯多亞派哲學 (Stoicism) 的思想，斯多亞派就提到「道」，當他解釋的時候，跟赫拉克利圖斯完全不一樣了。斯多亞派認為道是什麼呢？道是宇宙最初的種子，這個叫作，logos spermatikos，意思是那「原初之道」，就是那「最原先基本的道種」的意思，所以logos spermatikos 成為整個宇宙的根基，成為萬有的真正的原則。那這個logos spermatikos 是一個本身產生，指揮，甚至可能是創造萬有的真正的原因，所以這個就變成進步到對道的了解，已經超過了那所謂的「不變的變」的最基本的觀念。就這兩派提到「道」、「道」、「道」。到了四百多年以後，在約翰的書信裡面提到「道成了肉身」。

那他在講這句話以前，講了另外一句沒有人講過的話 ---- 「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東西古今所有派系最偉大的思想，沒有一個人超越約翰對這件事的了解。因為他不像孔子所講的「朝聞道，夕死可也」（《論語·里仁第四》）。他不像老子所講的「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因為在孔子的思想中間，「我就是有一天，早上明白這個道，當天晚上死我都甘願。」老子說，「我們怎麼講都講不清楚，所以能夠講出來的道，就不是恆長永遠的道，那不是那個道。」所以現在我們所聽的道都是什麼？都是「能言之道」，而能言出之道就不是道，所以我們還是不知道「道」。

那這個道到底是什麼？你說「知」，知什麼？知「道」。你真的知道嗎？不知道。不知什麼？不知「道」就是「道」。所以「道」既不可知，「道」是不能知，那麼，這個「道」到底是什麼呢？東方哲學的最高峰，竟然是一個存疑哲學。東方最高的思想家所帶給我們的，是一個不可知論 (Agnosticism)。

到十九世紀的時候，英國兩大思想家，一個是史賓塞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另外一個就是赫胥黎 (Thomas Henry Huxley, 1825-95)，他們就發明一個名詞，「我不是不信，我不是不要信，不是我不能信，我是信我們實在是有範圍的，我們實在是有限制的，我們實在是有所蒙蔽的，所以那真正永恆者，是我不可能知道的。因為不能知，所以就說我不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是孔子定下來，給那些知識份子一個很重要的原則，所以赫胥黎和史賓塞，他們就承認自己不能知，而這「不能知」的原先不是從他們，真正的根據是從德國的唯心論的哲學家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 開始的，因為康德把整個宇宙分成兩個界限，第一個界限，第一個範圍，就是可知的世界叫作現象界 (phenomenal world)，另外一個範圍是不可知的世界，叫作本體界 (noumenal world)。phenomena 是現象，所以你所看見的一切，不過是現象浮出來，使你可以看，可以用感覺去感受，去思考，去領略的那個的範圍而已，而在這背後有一個東西，這是這背後的本質，本質的本體不是你眼睛看得見的，不是你的耳朵聽得見的，不是你的觸覺可以摸得到的，不是你的視線，你的五官可以了解的，所以那個叫作「本體界」，這個叫 noumenal world。為這個緣故，康德成了「不可知論」的鼻祖。到了不可知論的哲學家定下「我們不能知」的時候，他們實在說是很誠實的顯明自己是有範圍的。

既然不可知，那這些人就越過不可知的範圍，他們不願意認為別人可知。「既然我不可知，你也不可知，既然我不能懂，你也不能懂。」所以他們就否定知的可能性，這就把廿世紀帶到混亂不堪，沒有方向的地步。我如果再這樣分析下去，你就知道，人類是很可憐的！有多少人活在世界上，已經臉皮皺了，頭髮白了，「我在想，到底我做人是為什麼？」這都是以不可知，不得不繼續走完人生道路，可憐的世界。他們根本沒有找到，人生在地上要做什麼！

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耶穌說「人活著不是單單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裡所出的一切道〔一切的話〕。」所以，「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中庸》第一章）。人需要道，人需要真理，人需要得著永恆的把握，這樣，你在幾十年人生暫時的過程中間，你找到了根基，你找到了原理，你找到了方向，人與「道」的關係。

約翰說，「太初有道」。什麼叫作「太初」呢？



Arche，希臘文這個字，就表示，在沒有時間以前，道已經存在了，在沒有開始以前的開始，這個叫作「太初」。「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那這裡就第一次，在第一句話裡面給我們顯出，上帝，道，同在，又是又同在。「我與我的太太在一起，我就是我的太太。」怎麼可能了解？我太太與我在一起，我的太太就是我。」又怎麼了解呢？

「道成肉身」這句話，第二方面的意義是什麼呢？就是當人有盡頭的時候，不能構到那裡去，有一個新的方向來了，那邊構到這裡來。從有限進入無限是不可能的，因為有限要進入無限的能力，本身是有限的。從有限去達到無限是不可能的，因為有限自己，他的思路，他的方法，他的原理，他的整個的策略都是有限的。無限構到有限是可能的，因為祂有無限的智慧，無限的能力。這樣，我們就思想第二方面的問題，是人與天合一的時候，人主動去尋找道呢？或者天主動來尋找人呢？是我去找道，後來說「我找到了！」或者天尋找人，祂說「我要找回你們」呢？在這個觀念中間，我們一定要思想，宗教與救贖之間，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感謝上帝！聖經沒有提到是人找到上帝，聖經三次說「從來沒有人尋找我，連一個也沒有！沒有明白的，沒有行善的，他們都是沒有知識，在這些事情上，他們偏行己路。」（參：羅馬書三章10-12節--- 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神的；都是偏離正路，一同變為無用。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這樣，和所有宗教的宣告變成有相當相反的看法了，因為許多的宗教裡面都是說，「我在尋找上帝。」而上帝說「不是，你沒有尋找我！」那麼，你說「到底是人講錯，或者是上帝否認人尋找祂呢？」因為真神說，「從來沒有人尋找我。」如果上帝講的是對的話，豈不是否定了宗教所宣告的。如果宗教所宣告的講的是對的，豈不是我們可以大有理由來反對上帝這樣誣蔑我們嗎？到底哪一個是對的呢？就在這句話在羅馬書第三章出現的以前五節，有一句話出現了，這句話說什麼呢？--- 世人都是說謊的，唯有上帝是真實的。（參：羅馬書三2-8）

世人都是說謊的，在你個人的經驗中間你可以看出，最偉大的人有虛假的一面，最有教養的人有假冒為善的一些時刻。人的說謊已經成性，所以有一些人用比較低劣的，比較粗俗的辦法，露骨的說謊。有的人用最高級的，最有文化的辦法來說謊。所以他們的文化，就是斯文一點化一化

叫作「文化」。這樣，他以文來飾他的非，所以許多在文化界裡面人，是在最漂亮的外衣的背後，隱藏著最高等的詭詐，最高等的詭計。所以，「禮多必詐」也變成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一件事。

所以當我們談到這一方面的時候，我再回頭到是人尋找神，我的承認是真的，或者上帝的否認是真實的呢？這一方面，我們就要看提到什麼？--- 我尋找上帝。聖經說「沒有，你沒有尋找我。人是虛謊，只有上帝是真實的。」所以我們可以歸納起來，人不是尋找上帝，人是尋找上帝的恩典。人不是尋找上帝，是尋找上帝給他的平安，上帝給他發財，上帝給他順利，這就成為宗教動機。

今天，甚至許多基督徒，以為他奉獻一點，做了一點，他就是最愛上帝的人，卻不知道源頭在哪裡。所以這些東西都發生在人性的中間，人真的尋找上帝的嗎？人真的在宗教尋找上帝嗎？

有一次我在世界國際佈道會議的講台上，做其中的一個講員的時候，早上我參加另外一個重要的講員，是英國的神學家斯托得(Stott, John R.W.)所解釋的《羅馬書》，我很驚奇，突然間他講一句話，**Religion is not seeking after God. Religion is human effort trying to escape from God.**哇！我內心的深處拍案叫絕！宗教不是在尋找神，宗教是人的努力企圖逃避神！當人以為有了宗教以後，他就可以好像毫無忌憚的說，「我不必怕了，我不必再尋找真理了，因為我有了宗教，你不干涉我！」

今天許多新儒家的大知識份子，不像孔子說的，「朝聞道，夕死可也。」他們乃是說，我已經有了道，不要再干擾我，我的道就是孔子的道，而孔子說「我不知道，他們更不知道。」**道在人間，道成肉身第二個意義，就是那真正的道來到我們中間，是祂主動，不是我們主動。**

第三、我要思考的是，人對來到人間的道的反應是什麼？有一次在英國發生一件事情，偉大的英國十九世紀詩人白朗寧(Robert Browning, 1806-1861)，有一天晚上在路上走，走到一半的時候，他突然發現下雨了，他快快躲雨，跑到小巷子裡面。竟然在小巷子的巷口，他發現過去幾間房子，有一個牌子叫作「白朗寧會社」(Browning Society)，他非常好奇，通常巴哈會社，韓德爾會社，貝多芬會社，席勒會社，歌德會社，Bach Society，Handel Institute，都是等那個人死了才建立起來，今天竟然Browning Society, but Browning is here.「哇！我還活著，



已經有人不得到我的同意建立我的會社，到底這個白朗寧是不是我這個白朗寧？或者是另外的白朗寧？」因為白朗寧很多嘛！所以他就被好奇心所驅使，一步一步走到那個地方去，結果看見裡面房子有聲音，他就走進去。看見他們在辯論，他就坐在椅子後面，靜靜的看他們辯論什麼？原來那些人正在辯論白朗寧最新印出來的詩，這是一群詩人，專研究白朗寧，所以他們研究的時候，有一個人就唸了。This is the newest released of Browning's poem，他唸完了以後，就大家討論應當怎麼樣明白裡面的意思。那麼，這個就站起來，「照我的意思，白朗寧一定是要講這個事情。」另外一個說，「我的看法不一樣，他大概表達那個。」所以這些人講講講，全部講錯！全部亂講！誰有資格說他亂講？誰有資格說他講錯？「你不要干涉我的自由，宗教自由！你不要管我，我有我的權威。」這就是今天的情形。

誰最有資格說他們講錯的？就是那真正的白朗寧，對不對？而真正的白朗寧在中間。他坐在那裡聽，非常難過！原來所謂詩人，所謂英國的這些詩人，對我的詩了解得這樣糊塗！解釋成到這樣自由，亂到這個地步。他忍耐，再忍耐。後來，一些的年輕人站起來，「我的意見是這樣。」年老的說，「我不贊成你的意見！」他們講得亂成一團的時候，這個 original Browning，那真正的白朗寧，不是在現象界 (phenomenal world)，而是從本體界 (noumenal world) 來到他們中間的白朗寧，就站起來說「According to my opinion your interpretation all wrong.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is poetry must be interpreted this way.」所以他開始解釋，解釋完了以後，那些人從來沒有看過他，所以他們把眼鏡戴上，拿下去，看了看，再看他到底是誰？那個主席就叫秘書出來，「Who is this man? 這個人是誰？Is he our member? 是不是我們的會員？」「No. He hasn't registered，他從來沒有註冊，沒有報名，他從來沒有做過我們的會員。」所以這個主席，就得到了真正的理由，可以停止他的講話。這個主席突然間說，「Sir, would you please sit down! 」他講還沒有完，他叫他坐下。

他說什麼？You are not even registered yourself to be our member. 你不是白朗寧會社的會員，你不是，你不可以講話的，請坐！or go out! 」哇！主席一下這道命令的時候，「你講話，你是沒有資格的，會員裡面沒有包括你，你停止講話，否則你出去。」你想想看，這個白朗寧的心多麼難過！「我是原作者，我是有權柄解釋我的詩的

人，聽見你們亂講，聽見你們這麼解釋，一大堆亂成一團，我給你們糾正，你們竟然用這樣的態度對待我。」他說，「Thank your Sir, I prefer to go out. 謝謝你，我現在出去。」他一離開那個地方以後，這些人就感到沒有人干擾了，我們可以自由了，然後他們再繼續亂講下去。上面還照樣寫「Robert Browning Society」，但是 Browning Society without Browning。沒有真正作者參與，亂解原作者意思的白朗寧會社。

我今天不得不講這些。在耶穌沒有降生以前六百年，有一個印度的王子，他離開王位，跑去民間，他看有人生下來，這麼痛苦，作母親的甚至死了，唉呀！他不明白，人生為什麼這麼苦。再走走走，有的個老人家老了一直咳嗽，肺病，又死不成，老原來這麼可怕，「唉喲！」他很震驚，再到一個地方，有人病病病.... 永遠沒有辦法解決，只有等死，他再看真的有人抬著屍體走到墳墓去。生、老、病、死，這是人類各樣的苦難，他不明白。如果以後要死，何必當初生下來？如果已經生下來，何必老了要死？他不明白，「我這王子享受奢華宴樂，綾羅綢緞，我享受山珍海味的王宮生活，我竟然不知道外面的人生這麼痛苦，這麼貧窮，這麼疾病，這麼捱餓，唉呀！天哪。」

他回到他的王宮的時候，他想不到裡面正在歡喜作樂的聲音，跳舞、吹笛的聲音。那個老僕人在門口，「主人哪，你回來了，我告訴你，你的太太生孩子了，你有喜事了，你快快去安慰她吧！」他說「不！我從今天永遠不回家。」「為什麼？」「我已經知道了，生是為了老，老了以後會病，病的結局就是死，生老病死，我不回家！我不要再進王宮，我不要享受這些，我要作一個出家人，你告訴我，我要帶你去，你肯不肯？」釋迦牟尼不但不回王宮，他把老人帶出去永遠不回家。作太太的怎麼了解，有這麼樣一個丈夫呢？作孩子怎麼無緣無故，要做一個像孤兒一樣的人？就是因為他要明白真理，後來他認為他在菩提樹下，恍然大悟明白了人生的道理。但是直到最後，你看見釋迦牟尼是一個無神論者，因為他講了一句最重要的話，「上天下地，唯我獨尊」，沒有別的更尊的，沒有別的更重要的。直到今天整個印度人，還沒有接受佛教，佛教在中國發展，是因為中國的儒，中國的道，中國的宗教本身沒有永生，沒有靈魂，沒有所謂永遠的價值，沒有拯救的觀念，所以佛教填滿了，然而在印度呢，印度人不接受。



這樣，釋迦牟尼找的道理是一個無神論，人生輪迴達到涅槃的那個道。這樣，他正在尋找道，但是他尋的道，不是真正的那個道呢？就在釋迦牟尼以後幾十年，跟以後一百多年，中國產生一個老子，產生一個孔子。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第四十二章一參：【老子道德聖經金山釋義第四十二章】分殊統整論；反也者！道之動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盅氣，以為和。）。

所以道比天地更早有，道成為天地之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為天下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老子》第二十四章一參：【老子道德聖經金山釋義第二十四章】道法自然論；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瀟呵！漻呵！獨立而不改，可以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國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周行而不殆，他獨立而不改。這個永遠沒有改變，本身自我存在，是獨存不改，是獨立永恆，相同的，這個道的本體，我不知道他是什麼？」

在耶穌基督沒有降生以前，有一個印度的釋迦牟尼，有中國的老子，還有另外一位很誠實的孔子說我不明白，如果有一天我能明白什麼叫作道，那一天晚上死我也甘願，如果我離開道，我一刻我存在都不能做什麼，「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參：《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所以，孔子的學生說「夫子之言性於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參：《論語公冶長第五》--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我們不能知道他口中講的，什麼是叫作「天道」，甚至「獲罪於天，無所蹈也。」（參：《論語八佾第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灶，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吾所禱也。」）所以孔子就不講天道，專講人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就在耶穌基督以前，希臘的哲學又提到了關於不變之變

的恆常的改變，這就是道。希臘哲學的斯多亞派把它歸納起來，變成萬有真正的原理之道，道是有理性的人的母體，人不過是從母體掉出來的碎片，當你拿一個東西經過一個地方的時候，碰到的時候，東西破了，破的時候，那一片是玻璃呢，或是盜器呢，或者是什麼東西，一破的時候，糟糕了！一片變成幾百片。那麼母體還在那裡，但是碎片到處分，斯多亞派的人說，人是誰？人就是 *logos* 破碎出來的小片。所以我裡面有道的可能，你裡面有道的可能，我會思想道的問題，你會思想道的問題，所以人到死的時候，終極性的目標，就是怎麼歸回原體，與祂再重整起來，這樣的碎片歸回母體就是我們的嚮往。所以人到最重要的關頭，在最痛苦的時刻，在失戀要自殺的時候，會想「做人有什麼意義？我為什麼活在世界上呢？我應當明白這個道理。」這就是人之所以尋根問道的真正的原因。有許多人許多人在奢華宴樂，順利富貴的時刻，從來沒有這種感受。但有許多人在人生的困境，人生窮途末路的時候，產生了一個與永恆者發生關係的動機。這是為什麼？這就是聖經所講的話，「上帝創造人，用時間跟空間限制了他」（參：使徒行傳十七26—祂從一本（有古卷作血脈）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這是使徒行傳十七章所講的。

你生的時候，出生證明一定要記載兩件事，幾年幾月幾日生，生在哪裡？生在哪裡 ---，空間。幾日生 --- 時間。你的墳墓上面一定要寫這兩件事，幾年幾月幾日死。死在哪裡，就照著聖經所講的話，上帝創造人的時候，為他定了疆界，為他定了年日。所以他在兩個範圍中間受限制，時間、空間限制我們，但是造人使他尋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而人真的尋求嗎？沒有，人尋求恩典，尋求平安。所以許多宗教所尋找的不是上帝，如果尋找的是上帝，怎麼可能賭博輸了，把他的神丟在地上把它弄破呢？如果尋求的是上帝，怎麼可能成功的時候，替它蓋大廟，失敗的時候把它摔碎呢？那是被你利用，被你糟蹋，被你丟棄的一個被動物，不是主宰者。

所以今天晚上，我告訴你，神在人間。在人類的歷史中間，只有兩條路，不是我們能尋找神的，就是神尋找你。聖經告訴我們，耶穌是獨一的一個人來到世界說，「你們看見我，不是看見我，你們看見那差我來的上帝。」「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回到上帝那裡去。」所以基督降世，聖誕的意義，不是聖誕老人，不是聖誕樹。今天很多歡慶聖誕，聖誕節來到的時候，大買禮物送人，大作生意發財，大大表演聖誕老



人，這個跟聖經講的基督道成肉身，生在人間完全沒有關係！所以讓我們從錯誤的，現象的，表面的，膚淺的所謂的「聖誕節」，進到最偉大的，最深刻的，神的道在人間的思想裡面。

今天晚上我要很嚴肅的告訴你，上帝愛你，上帝的愛超過父母的愛，上帝的愛超過你愛人的愛，上帝的愛超過夫妻的愛，上帝的愛超過兒女的愛。這個愛是要把我們帶回永恆的價值，永恆的生命，那無窮無盡的福樂的中間。而這個愛是使我們脫離罪，不是脫離困境而已，脫離滅亡，不是脫離貧窮而已。這世界的貧窮，困境、孤獨等等，不過是幾十年，但是罪和永恆的滅亡所帶來的，是沒有辦法挽救的事情。所以上帝藉著基督降生，道來到人間，上帝自己來做人，祂說「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人子來為要把生命賜給你，人子來要呼召罪人悔改，使他們回到上帝的面前。「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而且要捨命，做多人的贖價。」

感謝上帝！今天晚上你可以找回你自己，今天晚上你可以找回與神合一的道路，今天晚上你可以找回真正生命跟道聯合的意義，因為在永恆和暫時中間只有一點，這一點就是「道成肉身」，交接與我們的創造主在一起。

你可以接受許多中外古今最精髓的哲學、文化、宗教、信仰、道德、修養以及教育精髓的東西，然後你對自己說，「上帝啊！我願意到你面前，因為你不是丟棄我，你不是忘記我，原來你這麼愛我，讓耶穌到世界上來。」當基督到你生命中間的時候，你就改變了。你怎樣痛苦，你怎樣奮鬥，結果你在地上團團轉，請問要到什麼時候？

你願意嗎？把你的心打開來，讓創造你的主，讓真理的道進入你的生命，與你同在，帶領你直到永永遠遠。你願意嗎？你不是回答我，你回答你的主。

講於2003年12月18日，台北世貿國際會議中心本文蒙唐牧師允准節錄刊載，未經唐牧師過目

唐崇榮 牧師 (主席, 創辦人)

Rev. Dr. Stephen Tong (President, Founder)

行政辦事處 - Global Executive Office

林望傑 博士 (副主席)

Dr. Jahja Ling (Vice President and Co-founder)

1458 Woodglen Terrace

Bonita, CA 91902, USA

E-mail: stemiusa@gmail.com

Website: www.stemi.org

印尼 - Indonesia

Jalan Tanah Abang III No. 1

Jakarta Pusat 10640, Indonesia

Tel: (62)(021)381-0912

Fax: (62)(021)380-1021

E-mail: stemi_indonesia@yahoo.com

Mr. Yusuf Gunawan (Chairman)

Mr. Joseph Tjakra (Chairman)

Ms. Maria Wirjadinata (Chairman)

Mr. Alwi Sjaaf (Secretary)

Mr. John Prawiromaruto (Secretary)

Ms. Ang Phek Tuan (Treasurer)

Mr. Tandean Rustandy (Treasurer)

Mrs. Angsono (Board of Overseer)

Rev. Dr. Benyamin Intan (Board of Overseer)

Ms. Murniati Santoso (Board of Overseer)

新加坡 - Singapore

Mrs. Julie Yap (contact)

Tel: (+65) 63330511 / (+65) 92266064

Fax: (+65) 63330522

E-mail: contact@stemi.org.sg

Website: <http://www.stemi.org.sg>

楊達明 長老 (主任)

Elder Teck Meng Yong (Director)

樓建華 博士

Dr. Jiann Hua Lou

馬來西亞 - Malaysia

34, Jalan Metro Perdana Barat 2,

Taman Usahawan Kepong, Kepong Utara,

52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0)-03-6259 5250

Fax: (+60)-03-6259 5260

Malaysia Director: 李健安 牧師 (主任)

Rev Dr. Ken-Ang Lee

West Malaysia Director: 王福 牧師 (西馬主任)

Rev Ong Fook

香港 - Hong Kong

STEMI LTD

Tel: (+852)2357 0472

Fax: (+852)2345 7746

E-mail: stemi@stemi.org.hk

Website: www.stemi.org.hk

陳孝銘 先生 (董事)

Mr. Allen Chen (Director)

梁旭輝 先生 (執行董事)

Raymond Leung (Executive Director)

台灣 - Taiwan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222號5樓之5

Tel: (+886)-02-89315431 #14

Fax: (+886)-02-8931-5490

E-mail: stemitw@gmail.com

Website: www.stemi.org.tw

宋文勝 教授 (總幹事)

Prof. Vincent Sung (Director)

台灣/中國-Taiwan/China

王俊松 牧師

Rev. Nico Ong

nicoong@yahoo.com.tw

中國 - China

鄭哲民 牧師 (主任)

Rev. David Cheng (Director)

david@chengs.net

美國辦事與聯絡處

US Office and Mailing address

王適成 先生 (辦事處聯絡處主任)

Mr. Steve Wang (Office Manager)

steve.wang@telamon-corp.com

PO Box 823

Carmel, IN 46082

Tel: 1-800-565-4243

Fax: 1-317-818-6908

陳敏佑 先生 (董事)

Mr. Albert Chen (Board of Trustees)

林望傑 博士 (執行主任)

Dr. Jahja Ling (Executive Director)

鄭哲民 牧師 (佈道聯絡主任)

Rev. David Cheng (Evangelistic Director)

david@chengs.net

蔡禧 博士

Dr. Pei Tsai

ptsai@msn.com

劉穎欣 先生

Mr. Andrew Liou

基督教與二十一世紀歸正學院

Reformed Institute for Christianity and 21st Century

陳佐人 牧師 (院長)

Rev. Dr. Stephen Chan (Rector)

ReformedInstitute@yahoo.com

schan401@msn.com

全球「動力」總編 - Momentum Editor in Chief

中國「動力」編輯 -

Momentum published for China -Editor

新加坡「動力」華語編輯 -

Momentum published in Singapore -Editor

樓建華 博士

Dr. Jiann Hua Lou

jlou@singnet.com.sg

美國「動力」華語編輯 -

Momentum published in USA-Editor

蔡禧 博士

Dr. Pei Tsai

ptsai@msn.com

印尼「動力」印尼文編輯 -

Momentum published in Indonesia-Editor

Sucipto Suberno

Lembaga Reformed Injili Indonesia

Jalan Tanah Abang III No. 1

Jakarta Pusat 10640, Indonesia

Tel: (+62)(021)381-0912

唐崇榮國際佈道團

Stephen Tong Evangelistic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認識時代：

現在是什麼時刻？

林慈信

現在是什麼時刻？人類的歷史已進入什麼時代？教會應如何回應？

對我們福音派信徒而言，分析研究歷史的進展，分辨目前的歷史時刻，素來不是我們屬靈傳統的一部分。除了認清主必快來，我們必須脫離世界，努力傳福音，分別為聖，追求聖潔，我們的屬靈觀是分隔的：屬靈的管屬靈，屬世的管屬世，兩者毫無相關。近年來有了轉變。在我們眼前發生的事：天災人禍，回教的復甦，家庭與道德的崩潰，同性戀群體的政治力量，新紀元運動與異教的興旺，福音派神學與教會的無能，上帝的話在教會與講壇鬧饑荒，教會裏市場學大行其道，世俗心理學取代《聖經》輔導，上帝的兒女們饑餓，令人擔憂，我們不得不問：我們究竟處於什麼時刻？而我們自己的生活，和教會的事工模式，也不知不覺的越來越屬世。教會在世界裏，可是世界不可侵入教會裏。事實如何？

我們拒絕世俗文化，事實上卻被世俗文化侵蝕。我們像在鍋子裏的青蛙，水燒的越來越熱，卻不知自己將快被燒死。

I. 現在是什麼時刻？

從西方思想與文化史來看，我們已處於後現代時期 (postmodernity)。「後現代」有別於「現代」，後現代批判現代文化，卻又是現代文化的延伸。「現代性」(modernity) 是什麼？現代文化自十六世紀文藝復興 (the Renaissance) 開始，強調個人的絕對自主，拒絕服從權威 (特別是宗教的權威)，相信科學 (嚴格說是迷信科學)，相信理性。十七、十八世紀理性主義 (rationalism) 和實驗主義 (empiricism)，是啟蒙運動 (Enlightenment) 的代表，是早期現代思想的象徵，代表人物是笛卡兒 (Descartes)，史賓諾沙 (Spinoza)，洛克 (Locke)，休謨 (Hume) 等。到1790年代，康德 (Immanuel Kant) 把人類理性和科學的自主再推一步，徹底拒絕權威，將宗教信仰與倫理道德置於理性科學範圍之外的所謂「真理界」，卻限制理性與科學探討事物的外表；至於真理 (上帝，自由意志，永生，愛，倫理等)，則不是人的理性可以知道的。康德是現代思想的分水線；十九世紀的哲學，可以說是後期的現代思想，都深受康德的影響，以主觀取代客

觀，相對取代絕對，如浪漫主義 (Romanticism) 主張真善美是主觀的；唯物主義 (materialism, 代表人物是費爾巴哈 Ludwig Feuerbach 和馬克思 Karl Marx) 拒絕承認靈魂與上帝的存在；歷史批判與《聖經》批判；達爾文的進化論等；到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 代表人物有祁克果 Soren Kierkegaard 與沙特 Jean Paul Sartre) 和虛無主義 (nihilism) 結束。唐崇榮牧師說十九世紀所提倡的思想，廿世紀成為其實驗室，把這些拒絕真理的思潮付諸行動，因此廿世紀可說是「愚蠢的世紀」，真是一針見血。

後現代思想 (postmodern thought) 與後期的現代哲學 (late modern thought) 一樣，是徹底的人本主義，拒絕順服上帝與上帝話語的權威，相信人的自主，尤其是主觀的，感覺的自主。因此，拒絕正統《聖經》信仰的，篤信現代思想，例如深受存在主義影響的新正統神學 (Neo-orthodoxy: 巴特 Karl Barth, 布倫納 Emil Brunner, 托倫斯 T.F. Torrance 是代表思想家) 的福音派人士，雖自認是「福音派」(比較準確的稱謂是「新福音派」Neo-Evangelicals)，卻缺乏內在能力批判後現代思想。這點可以從過去廿年來香港某些華人神學家的言論和文章看出。他們致力面對當代思想，與普世神學界對話，可是不能提出從《聖經》出發的啟示，只能參與世俗神學界的討論，結果被世俗思想吞沒。如新派神學的開山祖士萊馬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一樣，他們的動機是可欽佩的，向現代知識分子作見證，試圖證明基督教信仰符合當代思潮，可是放棄了《聖經》絕對的權威，視《聖經》無誤等教義為過時，因此弄巧反拙。這是教會講壇鬧饑荒的重關鍵性原因之一。

後現代的典型宗教信仰是新紀元運動 (New Age Movement, 特別是指西方的後現代)，相信人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人；上帝與宇宙同一，自然界就是上帝；而人類與自然界同一，是徹底的「一元論」(monism) 和「泛神論」。這方面的分析，可參考瓊斯博士 (Dr. Peter Jones) 的網站: Christian Witness in a Pagan Planet (www.cwipp.org)。後現代的典型哲學思想是解構主義，其代表人物是達理達 (Jacques Derrida)，相信「文本死了」，「作者死了」，「讀者死了」，意思是：宇宙裏沒有意義，文字沒有意義，作者原來的意思是找不到的。福音派神學家對解構主義最中肯的介紹，是三一神學院范浩沙 (Kevin J. Vanhooser) 的 *Is There a Meaning in This Text?* (中譯：《神學詮釋學》，校園出版社，2007；筆者認為范氏對解構主義太客氣，大可作出更強烈的批判與回應，可是他對解構主義的詮釋卻是詳細、中肯的，此書不可不讀。)



人類的靈魂在哪裏？誰帶領我們的下一代，教導他們「文本有意義」，我們可從研讀《聖經》開始，建立文字、話語的意義，進而建立人類的思想、文明？

II. 現在是什麼時刻？

從中國歷史的進程來看，十九世紀鴉片戰爭（1839-42）以來，中國面對列強的侵略，在國際舞台面前「站起來」，洗脫國恥，這段歷史可說已經結束。目前中國和海外華人（「文化中國」）所面對的挑戰，與西方世界差不多沒有什麼兩樣：家庭與道德崩潰，生態危機，資本主義帶來的人與人之間的疏離，物質至上，享樂主義，貧富懸殊，能源危機，教育界面對「自我的一代」（the “Me” generation）的無能，資訊的泛濫，和東方宗教的復甦（中國政府鼓勵拜孔子，等）。中國教會已從文化革命（1966-76）時代的農村家庭教會在受逼迫中復興時期轉化到城市教會時期。在今天的中國，城市教會如何，直接影響到農村教會如何。1978年開始浮現的「文化基督徒」（指在中國研究基督教的學者：Scholars in mainland China studying Christianity）已經邁向成熟，從早期的向西方尋找資料，初步翻譯的嘗試，到目前的經典翻譯和注釋，說明基督教作為一個社會制度，一個人類的宗教，已經從中國社會的邊緣進入到「主流的邊緣」（margin of the mainstream）。

在目前的中國，基督教內部的發展又如何？因為多年來福音派著重個人的宗教經歷，傳福音，教會增長，而忽略神學思想的發展，護教與對文化的批判與重建，因此目前最新的趨勢，乃是「新福音派神學」（neo-evangelicalism）在國內日趨重要，吸引城市裏的牧師與專業人士基督徒；強調活動，聯繫，人際關係，試圖脫離過去基要信仰的狹隘、關閉。過去卅年，中國教會受到普世教會的關懷、支持，已經從上一代的單純進入到功利主義和其他世俗的現象，和海外福音派沒有太大的分別。

中國的靈魂在哪裏？中國教會的靈魂又在哪裏？誰來為中國的靈魂哭泣？誰願意一個一個生命的，以上帝的話語建立中國人的靈魂，一個一個小組地建立中國教會的靈魂？沒有捷徑，只有努力耕耘的挑戰。

III. 現在是什麼時刻？

從福音派教會與神學的趨勢來看，目前正是福音派教會逐漸（或快速）失去正統信仰的時刻。福音派的教會從宗教改革（Reformation）繼承了扎實、豐富的傳統，強調惟獨《聖經》（信仰生活最高的權威，教會不是），惟獨基督（神人之間唯一中保，聖人不是），惟獨恩典

（人不可靠自己行為得救），惟獨信心（人不可藉聖禮或好行為得救），和惟獨為了上帝的榮耀（救恩，人生與整個宇宙的目標）。宗教改革第二代的英國清教徒運動（Puritanism, 1555-1710）將宗教改革所重新發現的純正福音（十字架，悔改的信息），向英國大小城鄉宣講，帶來整個社會的基督化，福音化。18世紀初有德國的敬虔運動（German Pietism, 是清教徒第三代的後裔），1730-40年代由衛斯理（John Wesley）和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作代表的「大覺醒」復興（The Great Awakening, 清教徒的第四代後裔），使英語，德語世界的教會得從《聖經》和與神直接的親密關係，經歷了更新，進而推動社會改革，海外宣教，普及教育，兒童主日學，廢除奴隸制度，慈善事業等運動。這是我們的屬靈遺產，福音派目前卻忽視它，因此我們正在失去我們的靈魂。

「福音派」一詞，原指離開天主教的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特別是德語與西班牙語世界。18世紀大覺醒運動之後，凡受到大覺醒運動影響的第二，三，四代英國基督徒，都被稱為「福音派」（the Evangelical Party），如校園團契運動（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的先祖西面（Charles Simeon，多年在劍橋市聖三一堂牧會，訓練學生，後來這些學生創辦了聖經公會，宣教差會等），終生致力廢除黑奴制度的英國國會議員William Wilberforce等。在美國，南北戰爭（1861-65）之前，多數牧師都關注社會改革，與傳福音並不對立，如Henry Ward Beecher（紐約市公理宗牧師，最著名講道家之一）與Jonathan Blanchard（惠敦大學 Wheaton College 創辦人）等。內戰時期，改革宗長老會（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領先經營「地下鐵路」（the underground railroad），收藏、運送逃離主人的黑奴。

從上述的簡介可看出，「福音派」絕不僅是著重讀經、禱告、傳福音、過聖潔生活的基督徒，更不能被社會學家約化為「任何喜歡葛培理的人」（anyone who likes Billy Graham）。福音派有《聖經》、神學、敬虔、復興、宣教、護教、社會服務與改革等的豐富傳統。可是1870年代起，自由派神學從歐洲打進美國的神學院，美國教會受到嚴峻的挑戰。回應自由主義，從《聖經》信仰從事護教的，首先有普林斯頓神學院的賀治（Charles Hodge）與華爾菲德（Benjamin Breckinridge Warfield, or B.B. Warfield），直到1920年代該神學院（與長老會總會）被自由派人士壟斷。1898年，荷蘭首相（也是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的院長，系統神學家）亞伯拉罕凱波爾（Abraham Kuyper）



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演講，向美國教會呼籲，不要步歐洲教會的後塵；他大聲疾呼，說人類文明永遠是偶像敬拜和敬拜真神之間的鬥爭。1900年代，不同宗派、學派的福音派領袖在《基要》(The Fundamentals) 的一系列書籍裏都發表了正統信仰的講述，是一個值得回顧、效法的跨宗派護教運動，建立一個宗派、學派之間的見證，重申純正信仰，聯合眾宗派的信徒。

福音派教會有否把凱波爾的信息放在心上？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看見1890年代是學生海外宣教志願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簡稱SVM) 的黃金時期，慕迪(Dwight L. Moody) 所宣講的簡單的福音(用獨立機構的形式，大型佈道的方法，避免教義上的護教，見George Marsden, *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 一書) 對英美大學生的影響到了高峰，該運動的靈魂人物慕特先生(John R. Mott) 的口號是：

「在這一個，我們的世代，把福音傳到全世界」(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our generation)。西方工業革命帶來社會上富裕，和貧富懸殊；英國的「維多利亞時期」是大英帝國的顛峰期(“The sun never sets on the British Empire”)，宣教運動在這時刻把福音傳到中國，印度，非洲，拉丁美洲等世界各角落。聖經學校(Bible institutes)，如宣道會的宣道士訓練學校(The 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 今Alliance Theological Seminary 與 Nyack College)，慕迪聖經學院(今Moody Bible Institute) 得等紛紛在各城市成立。

可是，教會和宣道士的人數雖然日增，聖經學院在成長，教會的內部，特別在真理、教義上卻日趨腐爛。自由派神學首先進攻神學院(1870-1880年代)，到了廿世紀初，已經在講台上看得出；1920年代是美國主流宗派與附屬的神學院被自由派神學壟斷的時期，普林斯頓神學院的保守派被逼離開，1929年創立威敏斯特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1930、1940年代，不僅長老會，浸信會也有自由派與基要派之爭，1940年代末，保守浸信會(今「浸宣會」) 離開美北浸信會而成立。

面對自由派神學，福音派除了有一部分人士離開主流宗派另起爐灶以外，還有一些願意在主流宗派裏進行改革，或與主流宗派對話。富樂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是此「新福音派神學」的代表。他們在1940年代末的目標是令人敬佩的：西方社會正面對人類文明的危機(world civilization in crisis)；教會應成立一所「西岸福音派的哈佛大學」，建立符合時代需要的思想，發表一些

被學術界尊重的著作。可是，進入1960年代，富樂神學院放棄《聖經》無誤的教義，在David Hubbard領導下，成為一個超宗派，對自由派神學友善迪高等學府。(關於富樂神學院的蛻變，見該校委托George Marsden著的校史：*Reforming Fundamentalism*。)

1980年代起，其他福音派的神學院與神學家也效法富樂，努力在《聖經》研究和神學思想界上爭取發言權。結果，傳統的純正教義日益被忽略，連史托德牧師(John Stott)也提出論據來反對「《聖經》無誤」這教義(參：*Evangelical Truth*一書)。巴刻博士(J.I. Packer) 說得對：目前全球神學家的共識是：《聖經》是一本人寫的書(見其對《聖經》無誤運動的著述：*Truth and Power*)。洛桑信約(*The Lausanne Covenant*, 1974) 是代表全球福音派的信仰宣言，宣告《聖經》無誤是我們信仰的基石。1980年，福音派神學家蘭姆(Bernard Ramm) 發表他的新正統神學宣言(見他*Beyond Fundamentalism*, 1980年出版)，全面接受巴特的思想，可以說是「新福音派」正面接納新正統神學的代表作。1980-81年《今日華人教會》也有類似的文字，正面介紹現代(即：自由派)神學，卻沒有提出批判。上述的也正是今天華人神學界的現象。

蘭姆的新正統信仰告白至今快卅年了。過去廿多年，教會被各式各樣的世俗思想侵蝕，茲列出一些典型的主張：市場學與廣告學(教會增長學)，世俗心理學(教牧輔導，以心理學左右輔導中《聖經》的使用)，新紀元的冥想(所謂「內在醫治」等)，對人類的樂觀(從「積極思想」的Norman Vincent Peale和Robert Schuller，到今天的「成功神學」，如Joel Olsteen等)，不承認上帝全知的「神的敞開性」神學(*The Openness of God*, 此書由IVP在1994年出版，代表人物是Clark Pinnock 與Roger Boyd，分別是加拿大和美國的浸信會神學家)，和對罪的重新解釋(一位Biola大學的心理學教授竟然說，「罪」就是人的需要沒有被滿足!)。而面對教會的極度世俗化，福音派人士作出了什麼回應？

福音派的靈魂在哪裏？誰來建立護教的陣營，團結不同宗派與學派(包括浸信會，時代論，衛斯理宗，改革宗，宣道會，播道會，各種華人自立教會、宗派與差會等)，聯繫所有相信《聖經》的默示與無誤的人士，向教會世俗化提出另類的聲音(其實是歷史上的正統、福音派信仰)，重建福音派教會的講台與教育事工？

現在是什麼時刻？是否我們醒過來的時刻？是否又一次宗教改革的前奏與黎明？



教會史與科學史 (三)

章雲雄

論基督教學術的困境與契機——施萊瑪赫與近代德國的大學

十九世紀以來，近代科學的突飛猛進與德國研究型大學的興起直接相關。其中發揮關鍵領導作用的柏林大學，兩百年來，聚集了神學家包理、施萊瑪赫(Friedrich D. E. Schleiermacher, 1768~1834)、潘霍華，政治家俾司麥，哲學家黑格爾、謝林、叔本華，歷史學家蘭克，以及諾貝爾獎得主如化學家哈柏、哈恩、范霍夫，生物學家斯匹曼、柯霍，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海森堡、維恩、薛丁格，而光華四射。¹此外，柏林大學不但影響近代歐美的大學模式，也影響了中國的高等教育，五四時期，北京大學享有盛名的自由風氣與學術研究，就是來自蔡元培校長對於德國教育模式的吸收與認同。²

十八、九世紀之交，飽受拿破崙的鐵蹄蹂躪的德國知識份子，覺醒到只有以文化、教育來興邦立國，才是百年大計。此時，作為神學家與知識份子的施萊瑪赫，因緣際會，³在新人文主義者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6)的領導下，受聘於建校委員會，於1810年開始創辦柏林大學，⁴進而帶來近代德國的大學根本轉型與崛起。

施萊瑪赫的大學教育理念在於將敬虔派信仰與浪漫主義、啟蒙精神，三者巧妙的結合。首先，他出身於德國歸正教會，⁵但又深受摩拉維亞敬虔派影響，強調生命的主觀性體驗，而非僅僅是教義性的客觀認知。他又在敬虔派的學術重鎮——哈勒大學(University of Halle)學習神學。然而，這所大學已深受啟蒙運動的影響，⁶他接觸了康德哲學，但又不滿意其冷靜自制的倫理性宗教觀。於是，另一方面，在大學畢業之後於柏林牧會的六年期間，他又接觸到德國的浪漫主義。⁷這三者的激盪結合，展現於他對基督教信仰的基礎架構，在於對上帝直接性的(immediate, unmittelbar)、主觀性的、審美性的、絕對依賴的情感(feeling of the absolute dependence, *das Gefühl schlechthiniger Abhängigkeit*)。由於他的神學視野與教育理念是一體兩面，因此，施萊瑪赫不但深深影響近代神學(指廣義上的自由派神學)走向，也為柏林大學的建校立下深遠的理論根基。

柏林大學的特色有四：修養(*Bildung*)、科學(*Wissenschaft*)、自由(*Freiheit*)、孤寂(*Einsamkeit*)。這四樣特色有其歷史上的涵義，既有其古希臘哲學對於人性

與教育的理念，經由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發展到德國的新人文主義(neo-humanism)。其一脈相傳之理，都對人性的真善美抱持樂觀的立場，可經由陶冶教化而漸趨完善，這就是修養的意涵。同時，這也必須由德國教會史的處境來思考：路德教會因信稱義，所強調每一個體在上帝面前的責任，轉化為對於學術志業所追求的孤寂感。同理，獻身科學必然是以遠離塵囂的寂寞為代價。路德派強調弔詭性、個人性的因信稱義，反對教會的壟斷救恩。然而，只強調基督信仰的個人性，而漠視其群體性角色。路德神學強調個人性的特色，反倒為啟蒙運動注重個人理性自主的精神鋪路。因此，德國教授們甘願寂寞，而遠離政治、黨派的紛離，輕視外在的表象，而表現出一種深沈的內在性。將個人的修養與學術的孤寂結合而追求科學真理之志業，必然是主張每一學術個體(教授與學生)為真理而真理，因此研究必須自由，學習也得自由。

由於這四樣特色彼此相關，本文首要探討的是科學對於施萊瑪赫以及德國學界的意涵，進而要藉此澄清科學、哲學、神學之間的關係。

在其《德國特色之大學斷想錄》一書，他提倡將大學視為科學⁸(*Wissenschaft*)的共同體，對於德文語境，科學是指系統性的一套方法，可適用於自然學科，也可適用於社會人文學科，於是神學也可以是一門嚴謹的科學。德國大學由於重視科學，一躍而引領十九世紀以來的西方科學的發展。1920年之前的美國學生到德國留學者達八千人，而德國學者在二戰之前得到諾貝爾獎科學類的人數，也是領先群倫。德國大學如此傲人的表現，相較之下，英國的大學教育特色在於培養紳士，法國大學特色在於培養國家的公務員，然而，德國大學卻是為學術而學術，為科學而科學，並相信在科學研究過程中，自然而然帶來人格的薰陶教化，也為國家社會培養各類人才。

然而，施萊瑪赫又基於浪漫主義立場，追求自然與精神的統一，相信科學必須有其整體性(*Einheit*)與頓悟性，以及有機的統一性(*organic unity*)。⁹施萊瑪赫說：「學生在大學所經歷的實際是一種剎那間的頓悟，對知識觀念的體悟，¹⁰和一種生活的開端...」。¹¹在神、法、醫、哲各學科之間的從屬關係，他的看法與康德類似：「顯然，真正的大學，及作為科學團體的大學，僅體現於

哲學院中。而其它三個學院只是專門學校」。¹²這是他依循康德以來德國觀念論 (idealism) 的傳統，凸顯哲學的角色來領導各學科，甚至認為哲學乃是科學中的科學，至浪漫主義則雖強調科學的有機統一性，以修補歐陸理性主義的不足，但其更深入普遍的基礎，並非神學而是哲學。至此，神學、哲學、科學之間的定位關係，立即展現於對大學體制分科與科學的理解，近代德國大學雖保留了的神學院建制，但又使其成為大學建制中人文或精神科學 (Geistwissenschaft) 的一環。一方面，在大學的處境中，將神學視為科學研究的一環，有助於學術水平提升；但另一方面，神學既接受人本科學的方法，又甘願淪為德國哲學的奴婢，未意識到神學的全面性與普遍性，而反過來質疑聖經與啟示的權威性。

社會學家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 主張德國大學背後的關鍵精神，在於把科學當成具有宗教神聖性的呼召而投入。然而，德國大學與教會並不是以加爾文一清教徒的世界觀來運作的，因此，必須由施萊瑪赫與其教會歷史上處境來看，這反倒是由於德國路德/敬虔派對於上帝信仰的個人性深沈追求，被導向希臘式的、人本式的、世俗化的啟蒙思維，又基於啟蒙高抬理性的不足而又與浪漫主義的熱情巧妙地轉化結合。這是不穩定的啟蒙—敬虔—浪漫的結合體，隨時會被激化、扭曲而走向極端。以德國這樣擁有世界一流的柏林大學、產生許多諾貝爾獎得主的國家，為何又蘊育出納粹主義與猶太大屠殺？這是近代德國自由派神學的內部張力，也反映在是德國民族心靈結構的理性—非理性張力，兩者之間關係密切，必須由施萊瑪

赫以來所形成的啟蒙—敬虔—浪漫的不穩定性結合體來理解。歷史證明，柏林大學的創立果然帶來普魯士以及日耳曼各地區的教育與科學復興，使得分崩離析的德國於1871年走向統一。但同時，以浪漫主義情懷為主導的民族主義、泛日耳曼主義也日漸高漲，最終是納粹德國的興起，¹³帶來希特勒的宰制教會，驅逐猶太裔教授，干涉科學學術自由，發展德國式的亞利安科學，以反對相對論背後的猶太式科學，這是何其荒謬！

由施萊瑪赫以來的德國大學歷史反思，雖然德國觀念論、浪漫主義哲學暫時當頭，並將神學予以收編科學化，但馬上又被啟蒙式的實證科學所壟斷，逼迫哲學本身的生存空間，而神學更被哲學、科學深深滲透。當然，近代德國大學與神學的學術性是值得高度肯定與效法的。與美國大學的實用導向相比，其各學科還是保留其德國哲學特色的深沈性，但是在其學術性、科學性背後的世界觀卻是不穩定的，使得在神學、哲學、科學之間產生內在的衝突，至今難以解決。由幾百年來的歸正神學發展歷史反省，歸正之士也應謙虛的理解這種困境，¹⁴並非德國專屬。因此，在上帝國的視野，今日教會的宣教與護教的戰略佈局、神學院與教會大學的教育視野，應意識到不應只是為神學而神學，為福音而福音，為宗派而宗派，為科學而科學，而應主動培育各類的高等教育人才，賦以深入而整全的基督教世界觀基礎，以啟示性的神學為核心，來發展神本哲學與神本科學，¹⁵回歸聖經而歸榮耀於上帝。

章弟兄為威敏斯特神學院博士候選人，主修護教學

(Footnotes)

1 其外文名字，神學家依序為F.C Baur, F. Schleiermacher, Dietrich Bonhoeffer, 政治家Otto von Bismarck, 哲學家依序為G. W. F. Hegel, F. W. J. Schelling, A. Schopenhauer, 歷史學家Lepold von Ranke, 諾貝爾獎科學家依序為Fritz Haber, Otto Hahn, Jacobus H. von 't Hoof, Hans Spemann, Robert Koch, Albert Einstein, Werner Heisenberg, Wilhelm Wien, Erwin Schrödinger

2 蔡元培，曾經先後留學德國三次，在柏林大學、萊比錫大學學習。

3 被拿破崙打敗的普魯士，失去七所大學（包含哈勒大學），1807年哈勒大學校長至柏林晉見國王，提議以該大學的教師為基礎在柏林重建大學，至1808年洪堡被國家任命，負責國家教育大政而開始柏林大學創辦計畫。

4 施萊瑪赫除了擔任柏林大學神學院院長之外，也曾任校長一年（1815-1816）。

5 施萊瑪赫的父親，已經是第三代的歸正牧師。在施萊瑪赫的重要神學著作《基督教信仰》(The Christian Faith, der christliche Glaube)，以基督主體性的上帝意識，來重構對於基督三重職分的理解。

6 在哈勒大學對施萊瑪赫特別有影響的敬虔派學者，包含深受啟蒙精神薰陶的古典語文學者沃爾夫 (Friderich August Wolf, 1759-1824) 與聖經神學家色姆勒 (Johann Salomo Semler, 1725-1791)。

7 大學生時代的施萊瑪赫接觸到歌德的著作，之後在第一次柏林牧會六年的時間，則與浪漫主義文人圈來往頻繁，如施勒格爾 (Friedrich Schlegel, 1772-1829)

8 德文的Wiessenschaft指有系統的知識，不只包含狹義的數理化生等自然科學，也包含其它人文社會科學，如哲學、歷史。

9 當代歸正聖經神學之父，Geehardus Vos也吸收浪漫主義的正面影響，提出聖經作為上帝在歷史中的漸進啟示，也必須是有機性的統一體，以此超越命題式的、非歷史性的聖經觀。

10 陳洪捷：《德國古典大學觀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頁37。原文參考原文參考F.D.E. Schleiermacher, Gelegentliche Gedanken über Universitäten in deutschen Sinn, Nebst einem Anhang über eine neue zu errichtende 《德國特色之大學斷想錄》，Berlin, p.34

11 Ibid., 頁37。原文參考Schleiermacher, 《德國特色之大學斷想錄》，p.110.

12 Ibid., 頁39。原文參考 Schleiermacher, 《德國特色之大學斷想錄》，p.76.

13 希特勒的宣傳部戈培爾，其博士論文正是研究浪漫主義。

14 例如，十九世紀的老普林斯頓學派諸家，以蘇格蘭的普通常識哲學 (Scottish Common Sense Realism)，來建構其神學，強調聖經只是神學的基本材料，神學則是將其歸架，而忽略對聖經神學的發展。進而對於自然神學有過多的樂觀期望，以致於無法抗衡達爾文進化論對自然神學的批判。

15 當代基督教學界，對此有諸般討論，多半認為神學有其限度，不應主導哲學、科學。但是，德國神學家潘能堡 (Wolfhart Pannenberg, 1928-) 則致力於將神學發展為具有普遍意涵的學科，不過其啟示觀卻主張只要是理性的人類，(包含非基督徒) 都能掌握，這反倒減低了聖經的啟示性與權威性。荷蘭歸正哲學家杜維爾德 (Hermann Dooyeweerd, 1894-1977)，雖極力發展基督教哲學，但不以為聖經的內涵足以建構各學科的理論基礎，而與范泰爾立場分歧。筆者相信范泰爾的護教學核心，強烈呼籲一切學科回到以聖經的三一神為本的架構，更具有歸正的精神。

佈道團訊息・行蹤

- 未來為了節省神國資源，並更有效地將本刊傳至更多的人，將主要以電郵方式傳寄，請將您的姓名、STEMI#、電郵地址傳至：momemtumusa@gmail.com。由於並收到電郵回應過於稀少，懇請再次在以下地址登記表明不需郵寄動力：stemiregister@gmail.com。動力季刊也將可在本團網站上供您下載。若不方便透過電郵接收本刊仍可要求以傳統郵寄方式取得。
- 唐牧師在亞洲的解經講道錄音今年年底將可在北美取得，詳情請在網站查詢。目前接受訂購：以弗所書〔國語講授，廣東話翻譯，共約48片CD，每片建議奉獻USD\$5加郵寄費用〕；雅各書國語講授，共約42片CD，每片建議奉獻USD\$5加郵寄費用〕；明年1月份才能寄達。STEMI, PO Box 823, Carmel IN 46082; 1-800-565-4243



2008年5月在台北佈道大會▲▶

- 2009年北美佈道會及講座：〔請注意網站資料更新〕

德州，休士頓

時間：3月6-9日
 地點：**Sugar Creek Baptist Church**
 13333 Southwest Frway,
 Sugar Land, TX 77478
 聯絡人：Jonathan Chiu牧師，
 電郵：jojichiu@yahoo.com

加拿大，溫哥華

時間：3月12-14日
 地點：**Broadway Church**
 2700 East Broadway
 Vancouver, BC V5M1Y8
 Canada
 聯絡人：Anthony Lui弟兄，
 電郵：gogochinago@yahoo.ca

發行人：唐崇榮
 編輯：蔡蓀
 發行：陳敏佑
 顧問：林望傑、陳佐人
 美編：葉俊廷
 印刷：華美國際印刷公司

Headquarter: 1458 Woodglen Terrace, Bonita CA 91902
 Mailing Address: P.O. Box 823, Carmel, IN 46082
 Telephone: 1-800-565-4243 Fax: 1-317-818-6908

唐崇榮國際佈道團

動力季刊

